

(續)

郵

●某大少。自四月間母死。家無他人。於是並嘗家財。共五百餘金。存於銀行。終期揮霍。始爲此。把大少。體態極大少。終且爲無結果之荷花大少。前日路過三馬路過之。面則猶是也。而黑髮加長矣。身者破沙紗褲一條。綢綢涼涼。情殊可憫。

(漢口路四福壽電)

●造福養藥房。近來分送一種造福形藥水。極爲靈效。冷熱痧均可服食。如患痧症者。請向該藥房索取可也。

(卡海路舊昌里專電) (亞雄)

●六月十九日。俗呼爲觀音誕辰。南京路紅廟及各處觀音庵。燒香看人山人海。幾有山陰道上之盛。令人目眩色迷。聞各廟祝祝。是日大獲其利云。

(觀音廟專電) (亞雄)

●左鄰某甲。年四十餘。黑籍中人。近因吞鴉吐煙故。家產蕩然。且付閑居。其妻子終日號哭。某

●我的工商友誼會觀

甲無如之何。近因某甲無錢贖，脫離戒毒，時已身死。死後其妻乞錢購棺，遂向四鄰募捐。鄰中能成殮。

(南林里電報) (亞達)

此間某醫生，路諸枝黃，出面問世。近因生員常情淡，乃忽翼想天開，登出一種優待券，持券往診者，照定例九折，仍無人過問。近已誠至對折。不知能如願以償否。

(新聞路專電) (亞達)

近來小廟子，業已過時。市上所用，大都用一尺二餘長之大廟子。故廟子店日夜趕做，猶恐不及。拋球場某某二風號，每日銷數，必達三百餘把。

(廟業公會來電) (亞達)

● 新世界的好角色 (二)

從前唱大鼓賽的，都是直着嗓子亂喊，在台上發狂，經病似的。一嗓子嚷，嚷了二三句鐘就累了。至於女人唱大鼓，更不要說起，字面含糊，鼓板敲得亂無章。有的自命文雅，在臺上溫得人味多沒有，有的像小蓮子唱戲似的，在臺上拚命的喊。在他自己，還算減力的很。其實大鼓直唱，在這種大熱天，聽到這種頑童，聲嘶力竭，體力旁邊，使得人渾身的發燒，簡直不是作樂，簡直是受罪。有人說過，是什麼道理，火的女大鼓果然也有一部分贊成這是什麼道理。嘆這般掉的人多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另外有個作用呢，獨有新世界的黑姑娘，講到面龐白，同青年年紀多比人不上，但是他現在唱壓座，聽的人很多。這是什麼道理，老實說罷，黑姑娘的本領，不要說是女大鼓壓頭，揀不出第二個，就是男人唱大鼓的，除掉了劉寶全恐怕現在吃官司的白雲鵬，也及不上他的真氣，戰長沙，同單刀赴會，長板坡，古城相會，還許多三國志上的大鼓。黑姑娘唱壓座得真同劉寶全一樣，字眼沒有半個含糊，更氣始始不會鬆一些勁，非但把劉寶全的唱工學像，就是

● 夢會聯話
(續)
(吳育生)

一、時賢士。皆從之游。錢亮功名世濟京師。除夕以聯送賁。賁句云。分袂唐族周太保。徒天鍾鼓渡臨軍。因之聯句。見秦餘客話。

竹文正平定金鑰。張廉卿始創實以聯云。天子早開闢關待。相公新設縣州因。公大稱賞。人謂蘇州二字。何以能對關開。公曰。蘇爲大龜。見朱子論語註。以對關開。正是其巧妙處。聞者乃服。

某茶客話云。張忠定延筵司空。以功名顯。劉程順與韓徹復充幕府。延筵當門下士。家書門聯云。門多將相文中子。身係安危郭令公。按忠定門下士。蕭蕭繼進。夏國其最著也。

又云。王文寧少時。題於忠惠祠一聯云。爲手挽銀河。公自大名鍾子宙。青山埋白骨。我輩何處吊英雄。(英雄一作英賢)。文成父傳曰先生。晚年偶書堂聯云。有兒曹整頓乾坤。任老子婆娑風月。

梅瘡下疳口便毒遺精及男女生殖器諸般惡毒之藥以類聚編述收載之法無不周備
原下疳除其毒根無後患更不累及妻孥所以得醫治之秘法而有與別家不同者故開列於後
求起者約至路來尤幸高利軒大士德思醫士陳兆華到院診治理效如神
者赴府署道憲恩新末皮刺知照代佈庶幾病者早獲痊癒而免貽禍無窮也此佈

包醫醫痔瘡

無痛立愈
十日斷根
陰部腫痛
痔瘡場方
九龍無雙對過七
座應西三

余景誠診所便宣

在 白 門 診 精 治
克 路 午 後
八 號 一 時
洋 房 時 婦 科
花 柳
器 械 設 置
精 良 手 全
康 蘇 白
切 取 費 從

●綺園劇話

斧乎。然其細觀絃索世界中之名角。其技藝之佳。處處足以使人驚歎不置。故不能不一言之。所幸談譜子。皆學風質人。而菊園先生。又爲評劇界素之巨子。足以時時匡予所不逮矣。

叩時卿之三絃拉撥。爲深人士所最歡迎。蓋以其拉譜較之與唱者。一無異處。而聲調之抑揚。拉時動人視聽。則有之而無不及。且所拉者不僅優美而已。俚曲雜劇。亦足以三絃拉之。無不肖者。技亦神矣。然更有足進者。則於一時間能彈數首。且聲音宏亮。故卽上白觀客時。無不插足地。非泛有所比肩也。

(未完)

噓噓驚弄晚晴

某友書畫，剖瓜剖鼎，揮墨潑紙時，忽隔隔院歌
。恣揚嘹亮，如鶴唳長空，雲鶴幽谷。詢諸友曰
。是女伶傅桂花及書畫姊姊妹家也。傅桂花豈戲活
。年甫十一，唱戲生，所擅洪平洞斬子魚藏劍等
。聲容兼茂，國風優柔之秀，而書畫妃以十餘齡
。兼擅花彩，其演紅雲禪梅嶺鎖劇，不但宜廣
。喜，阿嬌傳神，而嬌小玲瓏，天然佳麗，將來獨
。江東，可操左券。聞此一姊妹花，一屆秋涼，
。擬登臺演劇矣。

●綺園閒話

(吳養南)



小說

專作是相語以戒小兒。小兒亦多樂聞之。今錄其節。亦可見此老之善於詞令矣。更曰。有陳生者。吾鄉人也。好作戲語。與人所談。無一不諧。其鄉人皆知之。彼所言事。雖自白其爲不睦。然人以戲目之。一日陳生衣鵝服。至友人家。友人欺之。生面而大言曰。奇哉。吾人之遇也。友急問之。何所遇而云然。汝迫欲作戲語耳。生曰。吾前所作戲語。今不然矣。友曰。然則請君語我以此遇。乃出酒與之共酌。生乃徐徐言。予上月間。二人與

● 滑稽小說

市廛不天，到市廛，便見路下去，這著一雙鐵炮，大家停在一棵草上，居然談起天來了。老媽問道：「老哥，你打從那裏來的？」市廛答道：「小弟是從西靜安寺路來的。」老哥不仰千里而來，不知幹些什麼。小弟是乘汽車來兜風的。

交通

●代郵

劍塵兄鑒。弟於同志會中得讀
兄名。想墓之深。無時或已。請賜地址。藉伸素悃
。尙有 求已兄處地址。亦乞示知爲盼。

●上海暑天景時擊之種種

事物

小樓房裏之雄雀，「咬得弗痛弗要銅鑊。」
街頭巷之打片西瓜，「吃子弗尋坊鬧，算他便宜貨哉。」
飽飯後之打瞌睡，「日長午得，一夢黃梁，樂哉樂哉。」
五色汽車之加快兜風，「踏殺別人，與我不相干涉。」
遊戲場之白相人，「男男女女真個纏綿，上海真無窮日。」
舊雨水瓶之解放，「辦帥之所遺進也。」
奇彩異機之手表，「衣袋裏去，沒無掛處，爲手不歡矣。」
「吃鴉片煙朋友之汗，『自作孽，不可活。』」
「野雞之當街拉客，『趁便半涼，倒是『要兩得』。』」
「商店裝飾之豪華，『外加作料，越多越響。』」
「安撫黨員之狀況，『茫茫若喪家狗，洋洋如逐人魚。』」
「小姐少奶之滿空洋紗衣，『骨肉分明，顯露堪親。』」